

收税

三味

○ 花祝春

大学毕业参加税收工作以来，已整整10年了。每当翻开桌上那一大摞《征收日志》，看着那一页页真实记载自己收税历程的文字，不禁感慨万千。做一名基层普通税收专管员所经受的酸、苦、辣之“人生三味”，是自己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也是悟出做好税收工作的“真经”所在。

无言的苦

1992年基层乡镇全面推行生猪集中定点宰杀，当时我负责一个小镇的生猪屠宰税征收工作。每天凌晨5点之前就要起床，如逢夏季，还得提早1个小时，以赶在生猪上市之前征收完税款。就这样，每天月落星稀、睡意未消之时，就懵懵懂懂地来到镇上的生猪集中屠宰点，挤进嘈杂的人群，在卫生检疫、工商管理之后对照屠宰税征收台账，边开屠宰税票，边扣下税款，最后，抄起“税论”专用章戳，对已税生猪进行“滚花”——略显单薄我，扶正近视眼镜，屏

息凝神，全身发力，左手摀住猪身，右手“啪、啪、啪”一口气儿在猪身上戳盖上三个醒目的“税论”字样……

其间，不时穿插着与一些不愿缴税的屠商磨嘴皮，甚至大声地争辩，直到长长的“猪队”散尽后才回到所里清点税款，登好台账。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我每天清晨都是从进入弥漫着呛得人难以呼吸的猪屎味屠宰点开始，直到近两个小时后的口干舌燥、一身疲惫才结束。

这段单调而重复的“滚花”经历，一直持续到1994年10月国、地税机构分设以后我上调县城工作。在自己的《征收日志》中，我和苏轼《江城子》一词写道：“书生聊发少年狂，左牵‘猪’，右擎‘章’，夜半三更‘滚花’忙；为国征税何言苦，胆与识，看儿郎！……”

炙人的辣

做基层税收征管工作少不了要得罪人。有时在征税过程中已经“大大地”得罪了当事人，触动了他那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而自己只忙于按原则办事，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你不得不常常面对那一道道炙人的、火辣辣的目光……

一次，我在小镇财政所有关同志的参与和配合下，对小镇的街道门面房租营业税、房产税进行一项集中清理、征收。谁曾想，税收清理工作第一户就碰到了“钉子户”黄某——那位小镇上颇有名气的兼营小百货及全镇冷饮总经销的女老板，我刚交待了几句有关税收条款，她马上就叫喊道“没钱”。随后的近30分钟时间里，任凭我们检查人员怎么宣传和解释，她还是半个字也听不进。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一道道目光交聚之间，心急如焚的我和“若无其事”的黄某成了这小镇街头的焦点人物。我第一次刻骨铭心般深切地感受到六月初夏的阳光竟是那么的炙人和火辣，当时，我的意志和信心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一道道目光的“炙烤”中，似乎就要像一片落叶般无力地“蜷缩”成一团，但最终我还是逼着自己冷静下来，也许就是在一刹那间，我的勇气战胜了心理上的畏缩。我毅然决定对黄某所应缴纳的当期税款一分不少地按规定进行限期缴纳，并及时采取了税收保全

措施，现场扣押了价值相当的经营用冰柜，为后来的税收清理工作打开了局面……

事后，有知情人告诉我：黄某是镇上某位副镇长的小姨子。自那时起，黄某只要一见到我，就“哼”地一声侧过脸去……我发觉她的眼睛仍然是那样火辣辣

无尽的酸

在常人眼里，税务干部是挺“神气”的——税服身上穿，征税权手中握……可又有多少人真正知晓税务干部的酸楚呢？

记得我在小镇上班刚几天就参加了所里组织的集贸市场税收检查。当检查到一户姓陈的布商时，我按规定朝他递上20元的定额税票。谁知他接过税票，随手从旁边抓过一大把硬币往布摊上一撒，操着浓浓的外地口音说：“你们税务所的人穷急了，四处伸手要钱！给，这钱不用数了，拿着发奖金嘛……”围观者也议论纷纷：“一个外乡人，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你们收税的又何必这样‘雁过拔毛’、斤斤计较呢”……初涉税苑的我一时竟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鼻子猛地一酸，心里感到委屈极了，仿佛成了一个乞者。我是在依法收税，却讲不出道理来说服纳税人，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责。

每当回忆起这些浸透在无言之苦、炙人之辣以及无尽的酸楚之间的征税往事，我都会愈加强烈地体会到：这些都是一个年轻学子迈出校门、走进社会的漫漫人生长途的“必食之味”，也是自己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逐渐地我感悟出收税的“真经”不就是应具有为国征税的坚强意志、扎实的技能 and 凛然的正气吗！当你眼看着他辛勤工作的滴滴汗水换来了分分厘厘的税款，就像是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浩浩的江河，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财力时，又该是怎样一种豁然开朗的心境呢？

此刻，想到这些，我禁不住披衣展笺，秉笔疾书：

铁石丹心征国税，
欲觅真经食三味；
莫道征途多坎坷，
奉献青春终无悔。

（作者单位：安徽省天长市地方税务局）